

从「众星捧月」变成「个体户」 邹市明笑言请不起按摩师

他是奥运冠军,却也是职业“菜鸟”。从奥运赛场到职业拳坛,哪怕贵为曾经的王者,也必须直面更多不一样的挑战。“现在我请不起按摩师,只能自己去拉伸……”昨天,面对记者,邹市明笑言,“没有以前舒服了。”

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中心广场,一台印着邹市明头像的机器颇为显眼,这是赛事主办方特意游客设置的“免费拍照,与邹市明对决”活动。6日晚的邹市明首秀即将到来,广告已然铺天盖地。抵达澳门好几日的邹市明,昨天终于出去走了走,与广场上自己的照片合影,并接受了采访。在此之前,为了避免意外发生,邹市明尚未迈出过酒店大门一步。

邹市明从专业到职业的转型,始终是焦点。“在美国封闭训练的6周感觉很长,因为我们换了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住所,感觉蛮漂泊的。训练、生活环境不停变化,心态也不太稳定。”他说,“好在终于快迎来我的首秀了,这两个月所吃的苦都是为了这场比赛。”

“去(美国)之前,其实我设想过会有很多困难,但实际上我预想的还要难得多。”邹市明的话让人有些意外,毕竟他是奥运冠军。在美国集训期间,邹市明夫妇颇为艰苦。从拉斯维加斯转至洛杉矶,从酒店搬入公寓,原本从来不曾为吃住发愁的夫妻俩突然感觉到艰辛。人生地不熟,又没有车,再加上公寓距离中国城很远,两人还不得不利用难得的周日赶到那里去采购下一周所需的食物,由妻子照着网上的菜谱给他做饭。

由于邹市明即将32岁,而且有伤在身,当被问及教练团队中是否有康复教练时,他摇摇头,“没有,完全没有,身体难受的时候,如果要去按摩就要自己付钱,非常贵,一次要一两百美元。所以我不能天天放松,只能靠自己拉伸啊。”他哈哈大笑,“这是另外一种苦吧。”而在几个月前,他还是国家队主力成员时,身边不仅有全职按摩师,还有几乎24小时监管他吃喝拉撒睡的科研教练、全职陪打教练。从“众星捧月”的奥运冠军变成了“个体户”,邹市明需要面对的自然更多。

首秀的对手瓦伦佐拉,邹市明直言不了解,因为很少看过他比赛。但邹市明表示,自己不是一个阴沟里翻船的人,所以他会认真准备。“我会努力争取击败他。”

记者 关尹 (本报澳门今日电)

壁上观 岂止一字之差

4月6日,澳门威尼斯人酒店,邹市明职业拳击首战大受关注,为何?

邹市明31岁,两届奥运冠军,曾任贵州体工大队副队长……一切功德圆满了,急流勇退,似乎才“聪明”,但邹市明偏不,他选择再出拳,并转型当职业拳手。其本身,就很有故事……人们往往只看到星光鲜的表面,不知其背后的艰难。这也正是为何体育故事往往更可读,更易打动人。

在邹市明前,从“专业运动员”转为“职业运动员”的,还有姚明、李娜。我想,这样的幕后故事,之前在他们身上,也有过。当然,只有实力派,才有可能,也才有能力来转型。是转型,就会有风险——此前的姚明、李娜,是成功了,但其间冷暖,只有亲历过的人,才会知晓,正如李娜所说:“(专业与职业运动员)是截然不同的境遇,也是全然不同的人生……”

此前,“单飞”李娜的成功,曾引起过关于体制的讨论。其实,不矛盾,无论姚明还是李娜,若没有成长期体制内的扶持,日后难在职业体育中大放光彩。凡事需客观,无论李娜还是姚明,都是体制内外相结合的一种共赢。也难怪了,人们对专业转职业的运动员更关注了。继姚明和李娜后,邹市明也要转型了,他甚至引来国际关注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从专业到职业,是中国体育现阶段发展的一个课题,过渡也

好,转型也罢,那是中国体育从大国迈向强国不可或缺的一个台阶。想一想,对职业体育,连国际奥委会都转变态度了:从最早的完全排斥职业选手,但之后渐渐允许他们参赛,还不是因为连着几届,没有了职业顶尖选手的奥运会经济亏损严重,再这么下去,会打击东道主的积极性……

所以,无论从世界,还是中国体育的发展格局看,职业体育,愈发彰显其重要地位,同时,职业体育也成为了一个国家与地区体育水平高低的衡量仪。而这,绝非大赛中的金牌数量多少所能替代!

从“专业运动员”到“职业运动员”,貌似仅一字之差,但意义,却非同凡响。等哪一天,我们运动员当中,姚明、李娜、邹市明们多了,那是我们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,又迈进了一步。

小娴



■ 邹市明对职业拳赛首秀获胜信心满满 图 IC

与霍元甲齐名的拳坛泰斗郑吉常百年诞辰纪念引出话题—— 上海何时烧旺拳击这把火



▲ 杨晓龙在辅导弟子
◀ 2000年中国拳击元老聚会,从左至右为“南拳王”周大彬、“菩萨”蒋惠廉、“北拳王”张立德和“远东毒蛇”郑吉常 图 TP

缅怀前辈

1913年出生的郑吉常,少年时在虹口的精武体育会接触到拳击运动后,迅速展现出过人天赋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郑吉常连战日本、英国等国外高手,为中国人争了不少气。他的出拳如毒蛇吐信,因此也赢得了“远东毒蛇”的绰号。后来,郑吉常成为精武体育会的拳击教练,培养出一大批高徒,堪称拳坛泰斗。

在上海拳击界,郑吉常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2001年他因病去世,墓碑上就篆刻着这样几行字:“足迹遍东西,威震拳坛数十年,今

生已了,随驾飞鹤赴西归;桃李满天下,慈训贤人七十二,技艺永存,传世衣钵今犹在”。因此,在他的百年诞辰追思会上,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冠军瞿建训、纪恒惠、余吉利、费秒龙等众多名家都特意赶来,而身在澳门的邹市明教练张传良也发来近百字的短信表达敬意。

50岁的杨晓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拳击冠军、原国家拳击队队长,目前担任晓龙拳击俱乐部的主教练,也是郑吉常百年诞辰追思会的发起人。“上海的拳击人这次聚到一起,是为了继承先生风骨、铭记先生遗愿。”

曾经辉煌

上海拳击曾经有着无比辉煌的过去。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开风气之先,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独领风骚,上海拳击都是圈内无可争议的老大。

因为安全等方面的原因,1958年拳击运动在国内被停止。但从70年代开始,著名的精武体育会又开始为推动业余拳击努力,他们曾经举办过5届“精武杯”拳击比赛,受追捧的程度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。老前辈们回忆说:“以前在乍浦路有个体育场,比赛当天,门口一票难求,黄牛手

里的票价是翻番的,我们叫‘翻跟斗’。一张票卖到5元钱,那时老百姓的工资才36元一个月,算算多贵?”

在1987年拳击比赛正式恢复之前,上海拳击是全国最好的,但恢复之后,南京、青岛、哈尔滨、沈阳等地都上来了,上海却下去了。

“等我们‘点火’点完以后,上海没‘火’了。”杨晓龙有些无奈,“除了体院的拳击队,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本地的体工队、专业队,更别说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。”

未来可期

一个邹市明,让处于“冰河期”的上海拳击,慢慢有了改变。

出生于贵州的邹市明,也算“半个”上海选手,他的恩师张传良,更是出任了上海拳跆中心主任。去年,张教练组建了专业的拳击队,上海无拳击专业队的历史就此终结。更重要的是,今年的上海市运会开始恢复拳击比赛。如此一来,各个区县的少年体校也相继开设了拳击专项。

拳击运动在上海日渐升温,杨晓龙对此深有体会。三四年前,他的拳击培训班只有稀稀拉拉十来人,一个人带绰绰有余,甚至要亏钱。如今却是人丁兴旺,每天都有几十号人训练,“感觉场地都不够用,还要去找新的。”

“经纪人刘刚为什么能成功?因为他手下有一个熊朝忠。我就想培养一个上海的熊朝忠出来。”杨晓龙很是期待,“我们一直在想,怎样把上海的拳击恢复到原来那样兴旺,让上海人出来打拳击,看拳击!”

本报记者 关尹